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三

唐
李商隱

宋
王楙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豪爽

趙溫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

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劉云自是可傳。此者少。

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劉云如此復何請為。

劉云四則皆處仲至此款盡。王云老賊故自豪。此意尤可憐。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掣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

劉云似謂檻致之耳。古言俗字容有通用。

劉云。馥心不服桓。故稱王以劣。桓然。桓寔勝王。王云。故雖敗。猶令人有餘畏。桓溫所以嘆為可兒。

劉云。溪刻雖不可知。要是苦語。

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

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

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纊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頓頤曰。惡用此。鵝為哉。後母殺鵝。仲子不和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鵝。鵝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

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

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為復識事。太尉曰。正

足舒其逸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

物所疾。加平南將軍。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

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

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

不節。

陳林道在西岸。

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粲。光祿大夫。

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

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晉陽秋曰。達為西

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

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

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策。少有

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

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

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劉云可嘆

劉云小名鎮惡遂能斷瘡弟不知當時桓温媿此兒不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

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

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

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劉云此復何足語人

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

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

太常卿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

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

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眾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劉云以此為達可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

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

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

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

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

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

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裴寬罷郡西歸。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

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參軍居。

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為

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天

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

貶睢陽太守。遷東。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

海。入為禮部尚書。

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

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

亮。州父。价。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

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授兵曹參

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

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

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

李白。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

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

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

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

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

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卧

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

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

世說南

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遇赦還。卒。登華山落鴈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於宣城。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華山志曰。三峰直上。晴霽可觀。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也。其內五星。五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詩品曰。眺奇章秀句。士子之所嗟慕。

滕達道微時。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

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為范文正

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

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

人。范逡巡走入。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

事。謚文正。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宋史曰。蘇舜欽。字子

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

妓樂會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行。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在外舅杜祁公家。宋

曰。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

學士。刑部侍郎。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

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

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

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

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史記

曰。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授張良為留侯。

容止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闔。字

暢之。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

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闔。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

越布。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麩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

王云晏養官中時尚未有明帝註駁未當

追贈太尉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頓眉見者皆以為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

劉云何其開爽

劉云理不犯羣姬
何至委頓
王云未聞醜人必
為羣姬所唾好事
者之談也語林云
然

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曠。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頓。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

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姬以

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

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晉書曰。帝諱衷。

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惜病困。詔遣黃門郎

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君未見其父耳。康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馬獨暘。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陸士龍好笑。嘗著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

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

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齧齧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

劉云覺甥之好

劉云婦人語

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嗚。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瑯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

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

荆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

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

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劉云太白全用此語似切似偷

切。劉云諸許猶言一

劉云觀此語元規
魏我可想

王云王意重殷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履
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
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竟坐。甚得任
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
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荅曰。唯丘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
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仙中人。

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

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

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狷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

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
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
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
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

劭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

劉云英物亦醜

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温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

劭也。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林語。

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

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

輕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

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

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

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

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旣去。

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

劉云雪中宜尔

王云此東亭媚語
安石恐未肯便沒

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

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海西公奕別見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

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

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

劉云與神君語映

不成語

王云庾亮為是

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鑒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素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舖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梁武平建鄴，朝士皆造之。謝景綵時年二十，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

此生芳蘭竟體。

南史曰：謝覽，字景綵，陳郡陽夏人。父瀟，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爲吳興太守。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

隋書曰：密，字法主，真鄉公，行之從孫。

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惟耽學，楊玄感舉兵，以爲謀主。屢戰克捷，上號魏公，設壇卽位。歸身於唐，封邢國公。煬帝見之，隋書曰：帝諱廣，文

立。承富強之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謂宇窮侈極欲。巡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

文述隋書曰。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開皇初。拜右

衛大將軍。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

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密傳曰。密父寬。

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代宗朝。拜幽州盧龍節度使。留京師。

涇原兵作亂。奉泚為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佶與衣

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

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

佶。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請行在。拜拾遺。佶清勁溫敏。所交皆

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

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

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少孤。不

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豔跡。一作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

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

勵。終爲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

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

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卽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參軍。高帝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驃騎中兵參軍。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大

見親信。永明元年。以事伏誅。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畚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美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裴國寶

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奕雋。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

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

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

劉云至無緊要語
懷抱相似

千里諸賢共談道。牟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

敵石崇。甚有欣色。

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

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石崇金谷詩序

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清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

昶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

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素彥道

素航別見

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素氏譜曰。航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

更有一人配卿。

王曇首

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稱歎。

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

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

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

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

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帝亦歎曰。

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

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通。懷之子也。潔白善

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人日登雲龍門。懷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懷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為崔瞻父子。

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曰。昨見崔懷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

人傷懷。

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

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觀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徒與相

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

薄葬。預自為墓誌。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

是索靖所書。

羊愔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善體。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閣立本善畫。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閣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

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蕭穎士。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爲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爲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爲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拔獎後進爲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皆由獎目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

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世說補

世說補

世說補

世說補

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冗獨異志曰。穎士常使

一備僕。名杜亮。

蘇司業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

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

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

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

樓臺相公。

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

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三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傷逝

龔勝死。

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

楚父老來弔哭

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

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

後漢書曰：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

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盡收諸狡猾無狀者。送北寺獄。會甫等共劫太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洛陽都亭。郭林宗哭之於野。檀弓曰：所知吾哭。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大雅瞻

瞻烏爰止。

不知於誰之屋。

小雅正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

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

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勉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郵君

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謝承後漢書曰。式少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

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

有典刑。小雅蕩詩。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暘。皆為漢三公。粲

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

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王云世說唯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損神劉云不應送客畫能驢鳴

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上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

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頽川庾爰

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

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別見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

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枯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

預名其碑。為墮淚碑。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

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

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

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

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

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戎

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

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

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荅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

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

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

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

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為名賢。避難江左。中

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既寡。將改適。與

亮書及之。亮荅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

兒。若在初沒。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

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

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

果亡。靈鬼志。謚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王云殷有餘痛

劉云皆無據獨遺此第資後人筆墨耳

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箸

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

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

法虔。道林同學也。雋朗有理義。道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

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王云支公乃尔邪
名理何在

牙生輟弦於鍾子

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閒。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已外求。良

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

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戴公見林法師墓

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

俱盡耳。

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丘也。高墳鬱

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羊氏譜曰。綏字

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

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

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

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

平生。在時。不見此容。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

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

世說補
卷之七
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

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

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

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曹子建。箜篌引。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桓玄與羊欣

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

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

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

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

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椁桶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

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

世說補

四十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
五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
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
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
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
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
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
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
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
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
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
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

美句擘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

悠上為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擘字蔚宗順
陽人也少好學善為文章曉

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
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

阿兄風流頓盡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

道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

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鐙長淮絕涸去歲

冬中已傷劉子。謂孝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

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侍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仕至太子中庶子。

梁簡文。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弒之。

為侯景幽繫。南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

朱氏遂為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題壁陷石頭城。自稱漢王。湘東王繹起兵斬之。

自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

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

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略曰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道行

則五福俱奏。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

眭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嘯歎曰崔公死誰能

更容眭夸。北史隱逸傳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

度。號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州郡逼

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夸。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

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輪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時朝法甚峻。

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

夸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嘯。經一時乃止。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略

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爲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

爲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

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

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

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三輔決錄

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

卦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也。

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

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

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

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

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

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

范曄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

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

壽終。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

王云有為之教四字甚深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笏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許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條然曾不眴之。籍乃嘒然長

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倏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曾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

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廡得戕命。笑曰。茂

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

劉云如云借看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蘇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蘇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蘇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

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

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

以過此。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

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瀟人。驃騎將

劉云古無此語

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

臨江。荊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

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

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

因陳無用。儵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

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

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

王云註尤佳

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在。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桓榻。與冲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

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

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

王云按此語似深

寔淺。蓋用鄒陽書中語。雖謙已無能。為光容。誤知而陰刺。庾公不能自別。夜光也。

劉云少孤名陋。皆惟萬年何辜。

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屐。展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

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

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

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

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

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

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交。外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

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

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

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

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

其有義學。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國

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逵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任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

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

改其樂。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

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

與相見。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願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郝尚書。中興書曰。郝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

宗器之。以為潘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與謝居士善。常稱謝

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續晉陽

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

王云此許故未易當

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朝。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

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韵。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

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

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

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綬。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向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

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

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

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郡間所稱。宋高祖辟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

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

祭。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載顛。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元

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

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

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會稽

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峴山。茅茨澗飲。孔淳之訪之。信宿不去。神思傾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閩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皇甫謐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有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

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顧長孺有隱操。

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

與顧景怡。

南

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魚復侯

南史曰：魚復侯子饗。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貶為魚復侯。

為江州。

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

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

居江陵。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韭菹瀹菲生韭雜菜。

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蕭子

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孔稚圭風韵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

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

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之常垂綸於此。

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

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荅曰。釣亦不得。得復

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

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

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

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

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慕戎先業。

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

世說補 卷之四
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
美也。初為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
侍。不就。卒。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
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為遠矣。

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
仙人者。豈有其人乎。洪曰。秦阮倉所記數

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
人。今錄集以傳真識之士。

王沙彌

沙彌。王晞。小字也。北史曰。晞字叔朗。北
海劇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

有風則齊亡。周武帝
以為儀同大將軍。

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

水。

圖經曰。洛水出洛南縣冢嶺山。經鞏縣。入於
河。蘇軾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

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
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漚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
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
室。園圃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與范陽盧元明

北史

曰。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
風采。閒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
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而
自為佳士。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 鉅

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

志。

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為
奉車都尉。季景少孤。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

大司
農卿。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

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桃

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爲。隱居不仕。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寶益

州遺以衣服。逼爲鄉正。劉昫唐書曰。寶軌。字士

之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

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路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易米置本

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

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蓋田別墅。在朝口。朝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

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

世說補 卷四
鑑酒曰。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

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瑯邪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

黃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為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

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輿地志曰。苕溪。一源自天目。一

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至吳興。入于太湖。霅溪。昔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為一溪。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射。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

有花衲。

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許慎選。而語林作謹選。未知何據。

種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

聊以養和。

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種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

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

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

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

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鉤輞。頗為士夫所稱。

蘇養直隱京口。

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

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紹滿塘之句。亦見賞于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

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

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

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

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送薦之。召為諫議大夫。周輝清波雜誌曰。師

川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世說補

卷十四

十四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四

